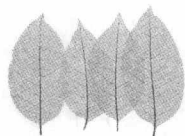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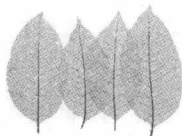


目 录

紫色人形·····	毕淑敏 (48)
找“帽子”·····	蒋子龙 (51)
除法·····	周 锐 (53)
爱的墓园·····	从维熙 (55)
天道·····	陈建功 (57)
多活一小时·····	冯骥才 (59)
在将军家门前·····	阎连科 (61)
丢失的香柚·····	梁晓声 (64)
与周瑜相遇·····	迟子建 (67)
野马之死·····	裘山山 (70)
抢救成功·····	樊发稼 (73)
得天独厚的星球·····	郑允钦 (75)
命运的重量·····	宋青海 (76)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木 公 (78)
桥·····	谈 歌 (81)
乞丐与富翁的传说·····	陶 纯 (83)
笔直的烟·····	秦巴子 (86)
军犬黑子·····	吴若增 (89)
天意·····	唐炳良 (92)



最后一张照片是莲花	郭忠信 (94)
广场陷阱	滕 刚 (97)
神奇的绳子	朱士奇 (100)
太阳语	方英文 (102)
立正	许 行 (105)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108)
走出沙漠	沈 宏 (110)
女匪	孙方友 (113)
黑蝴蝶	刘国芳 (116)
永远的门	邵宝健 (119)
莜麦秸窝里	曹乃谦 (122)
儿子睡中间	张卫明 (125)
教父	赵 冬 (128)
青铜灯	刘爱国 (131)
杭州路 10 号	于德北 (134)
看不见的歪脖子	邢 可 (138)
耳朵	孙学民 (140)
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	许世杰 (143)
“书法家”	司玉笙 (145)



一件小事

鲁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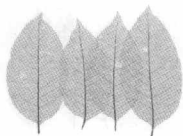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挽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挽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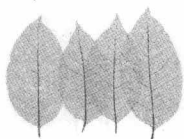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〇年七月



河豚子

王任叔

王任叔

他从别人口中得来了这一种常识，便决心走这一着算盘。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讨来了一篮的河豚子，悄悄地拿向家中走来。

一连三年的灾荒，所得的谷只够作租；凭他独手支撑的一家五口，从去冬支撑到今岁二三月夜；已算是困难极了。现在也只好挨饿了！

但是——怎样挨得下去呢？

这好似天使送礼物一般的喜悦，当一家人见到他拿来了一篮东西的时候。

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向前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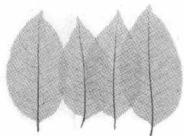
“爸爸，爸爸！什么东西呵！让我们吃哟！”

这么样的情景，真使他心伤泪落的了！

“吃！”他低低地答一声后，无限的恐怖！为孩子生命的恐怖，一齐怒潮般压上心头，喘不过气来。

他嘱咐妻子把河豚子煮熟来吃，自己托故外出一趟。他并不是自己不愿死，不吃河豚子，不过他不忍见到一家人临死的惨状，所以暂时且为避开。

已过了午了，还不见他回来。孩子却早已绕着母亲要吃了。这同甘共苦的妻子，对于丈夫是非常敬爱。任何东西断不肯先给孩子尝吃



赤着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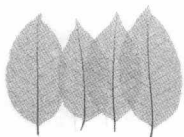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窠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许多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寒 宵^①

郁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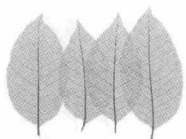
没有法子，只好教她先回去一步，再过半个钟头，答应她一定仍复上她那里去。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左右几间屋子里的客人早已散去，伙计们把灰黄的电灯都灭黑了。火炉里的红煤也已经七零八落，炉门下的一块透明的小门，本来是烧得红红的，渐渐地带起白色来了。

几天来连夜的失眠，和成日的喝酒，弄得头脑总是昏昏的。和逸生讲话讲得起劲，又兼她老在边上挨着，所以熬得好久，连小解都不曾出去解。

好容易说服了她答应了她半点钟后必去的条件，把她送出门来的时候，因为迎吸了一阵冷风，忽而打了一个寒噤。房门开后，从屋内射出来的红蒙的电灯光里，看出了许多飞舞的雪片。

① 本篇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时，题为《寒灯》。对本篇和同期上发表的另一篇小说《街灯》，作者在该刊末后一篇《尾声》中说：“这两篇东西，本打算在一种周报上发表的，当初的计划，想把这一类东西，连续做它十几篇，结合起来，做成一篇长篇，可以将当时的绝望的状态，和苦闷的心境写出来，但是后来受了各种委屈，终于没有把这计划实行，所以现在只好将这未完的两断片，先行发表了。”一九二七年被收录于《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时，改题为《寒宵》。



代狗^①

代狗是个苗族小孩，他爹老欧是个矮脚板，坐在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编排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快！快！放麻利点！”
“噢……”

他爹老欧，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编排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快！快！放麻利点！”

“噢……”

他爹老欧，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编排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你不瞧石家舂代狗同鸭毛崽不是天没亮就爬起来上坡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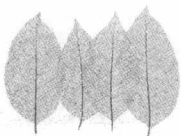
“我脚还——”

“脚痛就不上坡罢？”

代狗用手背擦了一下眼屎，把腰肩翻了一下，从土墙上取了一双草鞋来坐在他爹左边。

“我割担草——”

① 苗人呼小孩为“代狗”。



脚本来不算回事，但和尚那副凶神恶煞的脸在他脑中晃来晃去时，却似乎能够把代狗的身子缩小了，缩到比灶头上正在散步的灶马还小。

他终于嗫嗫嚅嚅说出他不愿去的意思了。

“万一再去被他抓到，纵不当真捶死我，但把我手膀子用葛索一捆，吊到山门前去示众，那是做得到！到那时，让那些朝山的娘女们，这个觑一眼，那个觑一眼，口里还要不干不净骂些‘小强盗应该’，‘这鬼崽那末舂就偷人东西，到大时只好砍脑壳’一类丑话，那以后怎么见人？”

“那时老子会到大坪赵家去请赵老爷讨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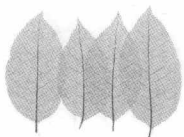
代狗听到他老子的话，没有什么可借口。他若是城里人读过书的小孩，那怕也会再想个方法同他爹来嚼，可惜没有读书的人就这样笨！

他无聊无赖的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灶边去把挂在柱上的镰刀往屁股后一别，略注意到灶上那三匹从从容容正在散步的灶马一忽儿，说了句——

“爹，你进城时多买块豆腐。”走出去了。

老欧虽说因了自己不大会做家务，又老爱喜欢喝一杯包谷子酒串筋骨，弄得手边紧紧的，时常要他十岁大的代狗跑到南华山庙背后去做点冒险事情。但他究竟是一个有把握的人啊。他记到杨瞎子在三年前为他推算流年的结果，是命当午水，须过六年才转运，所以这六年中他决定忍耐到等运气来时再戒酒。他也曾想到纵或代狗被和尚一把捞到，真的要绑到山门去示众时，很可以像从前石家舂代狗的爹偷竹子事情一样，挑一担松毛到赵大发家去，对大发或大发屋里人磕一个头，天大的事也熨帖了。因为大发的嘱咐“只要有事，关于庙前庙后的纠葛，同我来说，老和尚不敢不遵。我曾见过他炖猪蹄子，一张扬出来，他就不得了！”也还在他耳边。

不过，老欧的意思，也并不是专以为有大发方面可说情，就斗着



小桔灯

冰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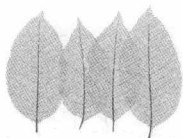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



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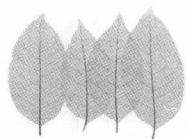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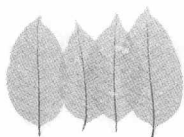
3

車站的巨鱗

懒老婆做这双鞋，什么也不干，做了十天，后来同着全区的五百双鞋一块送到军队上，四百九十九双都有同志们心爱的拿走了，就剩下了懒老婆这双。放在管理科没人去看它，鞋底向上，歪歪翘翘写着懒老婆的名字“马兰”。

放了半年，还是有一个母耗子要下小老鼠了，才把这双鞋拉进洞里去了。

我看她这名字可以换一下，叫“懒马”倒不错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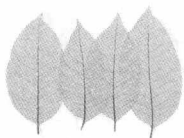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夏衍

编者出的题目已经忘了，大约是要写一些上海战争中的印象。印象实在太多，现在就将两件自身遭遇的，使我永也不能忘记的印象写下来吧。

其一

二月十五，搭了载着某团体捐给十九路军兵士的军需品和食粮的运货汽车，从中山路到真如去。过了大杨桥，前面就没有连接的市廛，而只展开着随时点缀着土堆和池沼的耕地。因为那时来往的汽车很多，所以那条平时坐在汽车里会使你上下跳跃的交通路已经修铺得相当的平稳；汽车开足每小时40哩的速率，汽车夫已在溅着口沫的和坐在旁边的送货的办事员谈话。突然，离开我们的车子前面不到100码路的一辆红十字会汽车，好像前面碰到了一条土堤一般的停住，车上的五六个穿制服的职员，好像一盘豆子倒在地上一般的四散的望着两面的耕地乱闯。无疑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于是我们的车子也很快的停了，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的躲在土堆和沟渠里面。



飞机只有一只，飞得很低，在我们两辆汽车前后飞了一转，弃下了一捆白地蓝字的传单，很快的就曳着尾巴望东方飞去。大家透了口气，重新聚会拢来，汽车夫说，传单正丢在他的前面，不到两三丈路，假使这是炸弹，那就性命没了，他又说飞机师一共两个，掷传单的好像还在带笑的挥手。传单，在地上散很多，出于意料的，这真是太出于意料了，在署名中央党部的写着“打倒抗命的十九路军”的传单之外，还夹着不少日本文的署名日本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很长，最少也有七八百字，最后的口号是：“掉转枪尖来刺死你真正的敌人”，“大胆的和中国的革命的士兵握手”。有许多人看了发怔。

“怪了，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而且是飞机师呢。”

可是汽车夫不服气地用袖子揩了一揩脸上的泥土，说：

“丢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们又不是东洋兵。”

“就是要使你知呢，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其他一个很快的讲。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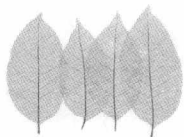
日子记不清了，是在爱文义路梅白克路口的一处伤兵医院。午后，淡淡的太阳斜射在靠街的玻璃窗上，义勇的，一个什么医学校的女生伏在矮矮的板桌上，正在替一个诸暨口音的八十八师的打断腿骨的伤兵写信。

“唔，现在没有钱寄，一时也不能回来，……还有呢？”女学生催促一般的问。

伤兵望着银鱼一般的在纸上跃动的手，尽是呆了一般的傻笑。

“什么？挂了彩还笑？……你这人痴了？”女的被他看红了脸，鼓起了腮子说。

“天下真有这样白嫩的手！你看，我们手上都是蚕豆大小的趺。



命 门



林斤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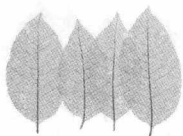
西方有个诗人有首诗叫：“门”。他说他“手上随处有门一扇”、“开向四面八方”。有时听见门里边在“狂吠”，在“嚶嚶哭泣”，在“雨声淅沥”；可是里边“没有狗”，“没有女人”，“没有雨水”。说得特别的是“钥匙儿灵巧可爱，像说谎者的舌头”。“像活着的心房那样跳动”。

“甚至有时我自己敲了门，

锁孔也接纳了钥匙。

而我却没有找到我自己。”

东方有个退休诗人——退休是眼前的说法，传统上叫做退隐——住在郊区单元楼里，那天傍晚到田野散步，想著名片上可印“述而不作”四个字，不免得意，多走了几步，不觉天黑。往回赶时，已经看不见那一片楼房的轮廓，只见夜空一行行一点点灯火，或疏或密，或明或暗。隐约能听到起伏的叽唧叽唧，仿佛不是人世间的语言。随着阴气渗过来，心惊血沉，却又好不熟悉。只管顺着小路过去，有小山，到不了山前，有河，到不了河边，左手转弯，有双扇的后门。推开，几步，是个方方正正空空荡荡的花厅……诗人的眼睛“吃进”一张画，或是叫这张画“套牢”。花厅不是正厅，原是这家人挂云图——代代祖宗画像的地方。这一张是云图中的行乐图，画中少女初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油脂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